



秦 1號銅車馬 秦始皇陵封土西側遺緣出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

略談秦陵銅車馬的文化史意義

史黨社

一九七八年，在秦始皇陵封土的西側邊緣，發現了兩乘陪葬銅質車馬，大小為真車的一半，其中的二號車華麗異常、結構複雜，被譽為「青銅之冠」。二〇一〇年，考古人員重新進行了鑽探調查，在同一區域又發現銅車馬以及真馬木車，雖然還未發掘，但已經引起學界內外的重視。從已出的兩輛銅車馬，我們不但可以推測當時貴族乘用車輛的實際面貌，也可進一步對古代文化史加以研究。

銅車馬與巡狩制度

通過銅車馬我們可以觀察到兩個文化傳統的存在，一是古代巡狩制度，例如秦皇漢武的出巡；另一個就是秦文化的畜牧、遊獵傳統。前一個屬古代遺續，是秦對傳統的繼承和發

展；後者則反映了秦文化的自身特徵。

無論如何理解秦陵埋葬銅車馬的含義與用途，都不可否認銅車馬的寫實意義是極為強烈的。已發掘出土的兩輛銅車馬，一號車御手身佩銅劍，

車上並備有弩、箭等兵器，性質屬於警戒、開道車，與戰車同屬一大類。

（圖一）二號車華麗而有蓋，宜於乘坐，顯然為了出遊準備的（乘坐者或說為靈魂，或說真人）（註一），並非作戰與狩獵的戰車。（圖二、三）



圖3 秦 2號銅車馬 秦始皇陵封土西側邊緣出土 秦始皇帝博物院藏

的，是馳道那樣的道路，《漢書·賈山傳》記載「秦為馳道於天下，東窮燕齊，南極吳楚，江湖之上，濱海之觀畢至。道廣五十步，三丈而樹，厚



圖2 秦 2號銅車馬 秦始皇陵封土西側邊緣出土 秦始皇帝博物院藏



圖5 秦始皇第一次出巡所經之雞頭山（隴山），今位於寧夏涇源縣。 作者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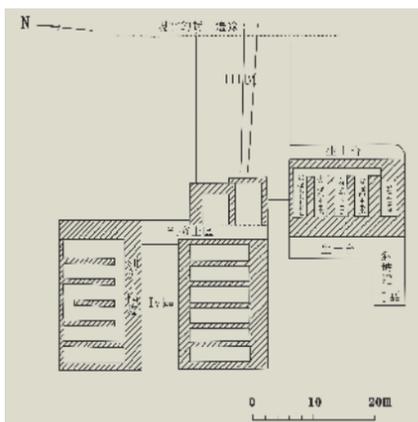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秦始皇陵封土西側銅車馬坑鑽探平面圖 秦陵博物院張衛星提供

築其外，隱以金椎，樹以青松」，馳道與直道、五尺道等交通幹線，構成了溝通全國的龐大交通網絡。

這些出巡，古代叫做巡狩。巡狩的行為在更早的時期已經存在，但作為一種制度，還得等到秦始皇時代才能確立，可以算作秦始皇的一大發明，後來的漢武帝與秦始皇一樣，都對巡狩極盡能事。有的學者認為，巡狩制度的起源，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堯舜時期，那時的巡狩，是邦國聯盟的首領用以控制盟邦的一種形式。堯舜是聯盟的首領，若盟邦不來朝拜，則以巡視來行使盟主的權力。

（註四）我們不想去討論堯舜時代是否歷史的真實，但從政治控制的層面去分析，指出巡狩制度起源的重要原因，是得其要害的。在商代甲骨文

新發現的銅、真馬木車與此前出土的銅車馬，處在五個相對平行的夯土坑道之中，東西向南北排列，都面朝西方。（註二）（圖四）在濟南洛莊西漢早期墓十一號陪葬坑發現的木質車馬，與秦陵一、二號車極似，應屬銅車馬的實物。洛莊漢墓十一號坑與同出馬、犬的九號坑，分別緊臨主墓道的兩側，並靠近封土，二者的性質被認為同屬於出行儀仗類（註三），對於秦陵銅車馬坑的性質，或是一個很好的旁證。

秦始皇具有「馬上皇帝」的特色，非常勤勉，一生中曾五次出巡，走遍了全國，最後也死在出巡的路上。（圖五）他的五次出巡，除了遊玩、追求長生的目的之外，都脫不了政治的底色，例如他巡遊東南，就是因為有人說「東南有天子氣」，即擔心東南地方有人謀反，所以出巡以鎮壓之。巡遊之時，也到處立石宣揚自己的威勢，第二次巡行到了泰山，還第一次親身實行了齊地傳說中的封禪之禮，向天地告成功。巡行所經過



圖1 秦 1號銅車馬 秦始皇陵封土西側邊緣出土 秦始皇帝博物院藏



圖7 1號與2號銅車馬的功能性不同。左為1號背面，右為2號背面。



圖6 秦 2號銅車馬 秦始皇陵封土西側邊緣出土 秦始皇帝博物院藏

襄王墓的竹書《穆天子傳》之外，還有《天問》、《國語·周語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史記》、《後漢書·西羌

傳》等等，故事本身廣為流傳。不過，穆王的所謂巡狩，主要地點在西方，遊玩的性質恐怕多了點。

秦始皇陵二號銅車馬，文獻中也稱安車，這種車與乘員站立的戰車不同，人可以乘坐（圖六），有蓋並且重心較低，平穩安全而舒適，所以婦老都可乘坐。（圖七）秦陵銅車馬由四匹馬拉拽，屬於級別比較高的。安車還有一個名字，就是輻輳車。秦始皇的最後一次出巡，在其三十七年（公元前二一〇），所乘就是輻輳車。秦始皇死在本次出巡的半道，丞相趙高等人秘不發喪，文獻記載他們把秦始皇置於輻輳車中，百官奏事上食如故。這使我們知道二號銅車馬就是安車、輻輳車，是秦始皇出巡所用座乘的一種。（註五）關於輻輳車的形制，《漢書》注引三國時學者孟康之說是「有窗牖，閉之則溫，開之則涼，故名之輻輳車也」，正與二號銅車馬相合。所以，銅車馬應是古代巡狩制度的實物反映，在巡狩制度的歷史中，秦起了承上啓下的作用。

銅車馬所表現的畜牧文化特徵

銅車馬及同坑未發掘之車馬，還有秦始皇陵其它陪葬坑所出車馬，共同反映了秦發達的車馬文化，以及秦文化的畜牧特徵。與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戰國馬家原「西戎」貴族墓地所出車乘一樣，銅車馬也屬秦上層車馬制度的反映，背景來自貴族的乘用車輛，與兵馬俑坑出土戰車不同。

現在學者多認為，馬車本非中國本土之物，而是西來的，是商代以前從中亞傳過來的。（註六）後人不明其來源，便說是聖人所作，例如戰國古書《世本·作篇》說是大禹臣奚仲發明的，魏晉史家譙周在《古史考》中則說車是由黃帝發明的。車除了載重之外，還可用以作戰與乘坐，也是身份的象徵。駕輿或乘坐車乘，古代只是貴族的權力，因此車子經常做的很是華麗，如《墨子》中有「金玉其車」之說，近些年馬家原戰國墓地發現的車乘，是本方面的另一考古證明。馬家原墓地出土的車乘，輪、輿有大量的金、銀、寶石裝飾，雖為喪葬禮儀用車，比真車略小，但我們

可以由此想像真車也必定有十分華麗者。馬車雖然可能是外來的，但一經傳入中原，便被吸收演化，成了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。不過，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，車馬有著不同的意義，在中國北方「戎狄」畜牧文化中，車馬除了具有承載、身分象徵等社會意義之外，還是轉移畜牧、遊獵的工具，這些特徵在「戎狄」東南側的農業文化區域，存在著顯著的不同。銅車馬陪葬坑與馬家塬墓地陪葬車馬之間，都反映了車馬文化的發達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，馬家塬墓地的主人是西北的土著戎人，秦人與之擁有這一共同的文化特徵，可能是二者擁有相似的畜牧傳統造成的。

《史記·集解》引《毛詩序》云：「秦仲始大，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。」秦仲當西周晚期厲、宣二王之時，此時的身分是周之大夫。這是秦人使用車馬的最明確的記載。按理，此時的秦人是周之臣屬，所用必是周之車馬制度。可是，我們從其它資料所看到的車馬制度，卻是秦人與「戎狄」畜牧習性相似的情況。

有許多資料可以反映秦人與車馬、遊獵的密切關係，這是秦人畜牧文化傳統的反映。

首先是秦人歷史中很多與車馬有關的故事。例如秦祖費昌、中衍都善于駕車而有名，前者為商湯駕車，為滅夏立下功勞；後者則為商王太戊駕車，其族因此顯赫。其中最著名的還是秦別祖造父，他跟隨周穆王周遊天下，並駕車一日千里載穆王東平徐偃王之亂，後來被封到趙城（今山西霍縣），秦由此也得氏名趙，後人稱秦始皇也作趙政。另有秦祖非子，為周養馬有功被封為附庸，秦人由此得「秦」之名並走向強大。秦與車馬年代最早的聯繫，大概是《史記·秦本紀》所記秦祖大費「佐舜調馴鳥獸，鳥獸多馴服」的傳說，這個故事的來源，很可能是擅長養馬駕車的秦人發達之後人為創造的。

另如秦統治階層的「遊獵」習俗。狩獵與農業一樣，都是以飼養家畜為主的畜牧經濟的補充，是其組成部分，也有遊樂、訓練軍隊的作用。遊獵對秦發生最重要影響的，

「西戎」所擁有的寺窪文化），說明人群移動性增強，同時還有武裝化趨勢，形成「高上氣力」（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）、好私鬥之俗。移動性與武裝化等特徵，都與車馬相關聯。相較于此前的農業文化，或者後來北方草原地帶的游牧文化，本文把西北、華北的商周時期「戎狄」地域內的文化，歸結而稱作畜牧文化。秦人自西周一來就生活在西北戎人地域內，西周中期秦祖非子就是因為養馬有功而被周孝王封為附庸的，長期受所處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培育和影響，秦文化具有畜牧文化的一些特徵，是十分正常的。

東周以後，隨著秦文化向西、北的擴張，以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南下，秦文化所具有的畜牧文化表徵逐漸消亡，但畜牧文化因素，已經滲透到秦文化與秦人的氣質之中，我們仍可從考古發現中看到畜牧文化的遺留，銅車馬就是其中之一。

秦遷都到汧渭之會，政治重心東遷到關中西部。再看看《詩經》中的〈秦風〉，這是秦地的詩歌，其中遊獵、車馬的內容佔有突出的比重，如〈車鄰〉、〈駟鐵〉、〈小戎〉等篇，與〈周頌〉詩農事突出的特徵適成鮮明對比。同類材料還有著名的石鼓文，內容本身記載的就是秦君的一次遊獵活動，時間大概在春秋中期。在雲夢秦簡中，有一獨特的律文——〈公車司馬獵律〉，為山東六國所無，也是遊獵在秦重要地位的反映。遊獵的核心工具，就是車馬。



圖8 隴東一帶地貌，今位於甘肅平涼市。 作者攝

需要指出的是，秦人的遊獵，與周人制度中的「大蒐禮」有著本質的不同，主要原因是二者屬不同文化傳統的反映。周人會長期生活在隴東、陝北一帶的「戎狄」之中，起源甚至可能與後者有關，但定居周原之後，周人形成了農業的傳統，與西北方向的「戎狄」操持畜牧不同。農業與畜牧一起，遂成為區別「華夏」與「戎狄」、「蠻夷」的界限之一，「大蒐禮」屬於農業文化的產物，是農閒時

當屬《秦本紀》所記春期初年文公從秦人老家西犬丘（今甘肅禮縣）「遊獵」到「汧渭之會」（今陝西寶雞市東），這次「遊獵」規模有七百人，持續了好幾個月，最後的結果是

秦遷都到汧渭之會，政治重心東遷到關中西部。再看《詩經》中的〈秦風〉，這是秦地的詩歌，其中遊獵、車馬的內容佔有突出的比重，如〈車鄰〉、〈駟鐵〉、〈小戎〉等篇，與〈周頌〉詩農事突出的特徵適成鮮明對比。同類材料還有著名的石鼓文，內容本身記載的就是秦君的一次遊獵活動，時間大概在春秋中期。在雲夢秦簡中，有一獨特的律文——〈公車司馬獵律〉，為山東六國所無，也是遊獵在秦重要地位的反映。遊獵的核心工具，就是車馬。

若追溯原因，秦人車馬文化所具有的「戎狄」畜牧文化特性，一是由於秦人所生活的自然環境使然，另一就是與「戎狄」為鄰、受其浸染的結果。

秦人起家的甘肅東南的隴南、天水一代，地貌屬於黃土丘陵、山原地帶，也有較為險峻的山地，宜農宜牧（圖八），許多學者認為，這種自然與經濟特點，應是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，由於氣候逐漸向乾冷轉變引起的自然環境變化逐漸形成的。大概在夏商時期，這個轉變業已完成。與新石器時代本地以農業為主的的情況不同，在此界限之後，本地的經濟表現為農牧並存而畜牧成為主要成分。在考古發現中，居址少見（例如

結語

秦始皇陵所出銅車馬，作為體量巨大、結構複雜、製作華麗精美的珍貴文物，可提供給我們許多歷史資訊，本文從兩個方面的論述，僅僅是最易考察的部分角度而已。

銅車馬驗證了秦始皇出巡的顯赫行為與古代巡狩制度的真實情況，也讓我們看到了秦文化與西北、華北「戎狄」文化的聯繫，即它們所擁有的共同的畜牧文化特徵。筆者承認銅車馬與周制的承繼關係，以及與中原其它地方（例如楚）車馬文化可能存在的聯繫，但我們也不能否認秦所具有的發達的車馬文化，也是其自身傳統的延續，銅車馬就是這個傳統的產物。若更進一步去追根溯源，這種車馬文化，其實是三代以來西北、華北畜牧化的表徵之一。我們期待銅車馬坑能有新的發掘，以便給我們提供更多的資訊。

作者為秦始皇帝博物院研究員

註釋

1. 斯維至先生認為，銅車馬就是為了巡遊和升天而準備的。見斯維至，〈秦兵馬俑中所見的羌戎文化〉，《文博》一九九四年第六期。
2.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、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，《秦始皇陵銅車馬發掘報告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九八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，《秦始皇陵封土西側三號陪葬坑勘探簡報》，本院編，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》總第一輯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二〇一二年，頁七七一—八五。
3. 崔大庸，〈洛莊漢墓九號陪葬坑出土北方草原風格馬具試析〉，《中國歷史文物》二〇〇二年第四期；濟南市文物考古所等，〈山東章丘市洛莊漢墓陪葬坑的清理〉，《考古》二〇〇四年第八期，圖版壹。
4. 趙世超，〈巡守制度試探〉，《歷史研究》一九九五年第三期。
5. 張仲立，《秦陵銅車馬與車馬文化》，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四，頁一七〇—一八三。
6. 易華，《青銅之路：上古西東文化交流概說》，南京師範大學文博系編，《東亞古物》（A卷）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二〇〇四，頁七六一—九六。
7. 楊寬，〈「大蒐禮」新探〉，《學術月刊》一九六三年第四期。
8. 在雲夢秦簡中，有許多限制「私鬥」的法律，這些律文的產生應與秦人興起的西北地方有關。